

恕我孤陋寡闻,这是我见过、到过最漂亮的书店——外图厦门书城

## 穿过千山万水遇见一本书

□晏建怀

冒雨过来,刚走上外图厦门书城的台阶,到玻璃大门前,一位中年男子便拿出一个塑料袋,帮我把雨伞收纳其中。一楼大厅,两侧墙上布置书籍,是颇艺术的展览式样,墙体构型如同一个巨大的游轮,屋顶有灯,书后有灯,交相辉映,明亮璀璨。书贴着游轮船身如同波浪一样铺排上去,高达二十余层,寓意“学海泛舟”,给人一种沉入书海的震撼。“游轮”上倚墙设置阶梯式弧形阅读区,坐在上面随手翻阅,因海风轻拂的惬意。五个楼层,分前后厅,中间划出专门区域,配备桌椅,供人学习或阅读。楼层既多,书籍亦富,关键是全而精,比如名家,一个人的作品常常占一个硕大书柜,甚至多个书柜,全集、选集、专辑,应有尽有,版本亦优。可以说,只要你需要,总能不经意间找到你的需要。

我多年保持一个习惯,每到个城市,必去这个城市的书店,或通衢大道的大书城,或寻常巷陌的旧书店。原因,一是没去过,新鲜感使然;二是喜欢在一排排书籍中流连的感觉,如同好古董者喜进古董店,好购物者喜逛商业街;三是为了遇见更多的书,发现更多的书。如果新旧书店发现了好书,多会当即买下,如获至宝。倘在书城这种出售新书的地方,往往看多于买,或只看不买。所谓只看,就是找人文、历史、社科之类,一路寻去,遍看书脊,发现感兴趣的,立刻取下,看作者介绍、看序言、看目录、看出版社、看排版装帧,确定自己对这本书的基本认知。所谓不买,并不是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不买,而是囊中委实羞涩,所以决定要买的,便去网上搜索,看能否用折扣价网购。这种书店看、网上买的方法,既

发现好书,又能便宜入手,是麻烦一点,但每每因此得到喜欢的好书,反觉得这种麻烦十分有趣。

这次在外图厦门书城发现不少好书,包括瞿宣颖《历代官制概述》、胡绳《二千年间》、宁宗一《中国古典小说十五讲》、张宗子《凤容》等四种。前三种属于北京出版社“大家小书系列”,后者是旅美作家张宗子的集子,皆是一看就舍不得放下的。比如《历代官制概述》,我有吕宗力主编的《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》,厚而繁,瞿氏的则薄而简,不但使用方便,也可作为一种参照,因而欣然入手。

当然,到了这么漂亮的书店,网购“恶习”要改一改了,故也买了两本书,一本自用,一本送人。自用是罗庸《鸭池十讲》。罗庸,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,今天看来,相对于闻一多、朱自清、沈从文等人,他算是西南联大不怎么知名的教授了,但据书前介绍,当年却有“罗庸讲杜诗是西南联大最叫座的课”之美誉。介绍中还引厦门大学谢冰教授的评价说:“罗先生这本书非常好读,我以为可以和朱自清的《经典常谈》并列。”读完这条引言,不禁哑然失笑,因为我之前选购准备送人的,恰恰是朱自清的《经典常谈》。在那浩如烟海的千万本书中,我不多不少、不偏不差正好选购了这两本书,是不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?可见,书和人有缘,书和书亦有缘。

不过,说到底,不是书和人有缘,而是人和书有缘。只要保持这种随时随地搜寻的习惯和向往,就像一直在有意无意地走向它,于是就会穿过千山万水,在某个时刻,某一个城市,某一个新书店或旧书店,出现在它的身边,奇妙而果断地拥有它。

随便掐一点水边的野草野花,辽阔的茫野之气便在手掌停留许久

## 去陌生的地方

□范昕

到了洞庭湖,眼前是无穷无尽的芦苇。水面有多宽广,芦苇就有多深远。风抖抖索索地从远方飞来时,不是行于水上,而是踏着无穷尽的苇丛,飞翔而去。苇丛随风匍匐倾倒,顷刻间,又亭亭立。汉乐府有诗:“青蒲衔紫茸,长叶复从风。”可是用它来说眼前的芦苇,亦是再贴切不过。一阵又一阵的风来,它们一次次地倾倒,又直立。苇的顶端挑起一抹灰紫的苇穗,风来风去,都扰不乱它的婀娜轻盈。湖畔亦丛生有杂草。此时花已不多,四下尽是芜杂紊乱的深绿,无边无际地铺展开,形成低矮的草的密林。仔細分辨其中零落的残花,有苧麻、野胡萝卜、益母草。

春天时,这里也有绚烂的花海覆盖大地吗?不得而知。晚霞渐渐升起,四下蓬勃张扬的气息略微收敛,多了些许柔美的光泽,草叶在斜阳的光晕中变得柔和,却仍掩不住那种勃发的生命力。让人想起《草叶集》里的诗歌——“哪里都有土,哪里有水,哪里就长着草。”

坐船穿过大片的湖水,就到了君山岛。刚来到岛上时,能看到不远处有一片不大的荷塘,荷花开得随意,浮萍铺满了池子,蒲草一簇簇地冒出水面,塘的四周围着美人蕉、大丽花、百日菊,杂生着水花生、小飞蓬、茴茴蒜、苘麻、马唐等杂草。晚上留宿在君山岛的一个温泉山庄,安顿下来后,再去那片荷塘散步,天已黑了下來,连风也融入人睡了,夜幕却透着隐秘幽微的蓝,头顶上有为数不多的星星,细碎、幽渺,光芒也不甚耀眼。

此时,荷塘和它四下的花草统统是看不清的,只有各种草香花香幽幽地匿在空气中,若有若无。白天还能看到不远处有浅浅的青山,青山之外有更淡的山,浅浅的青色似乎要与远天融化在一起,此时也全都隐没在夜色里。一个人

能发现好书,又能便宜入手,是麻烦一点,但每每因此得到喜欢的好书,反觉得这种麻烦十分有趣。

这次在外图厦门书城发现不少好书,包括瞿宣颖《历代官制概述》、胡绳《二千年间》、宁宗一《中国古典小说十五讲》、张宗子《凤容》等四种。前三种属于北京出版社“大家小书系列”,后者是旅美作家张宗子的集子,皆是一看就舍不得放下的。比如《历代官制概述》,我有吕宗力主编的《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》,厚而繁,瞿氏的则薄而简,不但使用方便,也可作为一种参照,因而欣然入手。

当然,到了这么漂亮的书店,网购“恶习”要改一改了,故也买了两本书,一本自用,一本送人。自用是罗庸《鸭池十讲》。罗庸,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,今天看来,相对于闻一多、朱自清、沈从文等人,他算是西南联大不怎么知名的教授了,但据书前介绍,当年却有“罗庸讲杜诗是西南联大最叫座的课”之美誉。介绍中还引厦门大学谢冰教授的评价说:“罗先生这本书非常好读,我以为可以和朱自清的《经典常谈》并列。”读完这条引言,不禁哑然失笑,因为我之前选购准备送人的,恰恰是朱自清的《经典常谈》。在那浩如烟海的千万本书中,我不多不少、不偏不差正好选购了这两本书,是不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?可见,书和人有缘,书和书亦有缘。

不过,说到底,不是书和人有缘,而是人和书有缘。只要保持这种随时随地搜寻的习惯和向往,就像一直在有意无意地走向它,于是就会穿过千山万水,在某个时刻,某一个城市,某一个新书店或旧书店,出现在它的身边,奇妙而果断地拥有它。

这时候,周围静悄悄的,连风都暂时休歇了,只是偶然悄悄过来探望一下这些专注而热烈生长的花。随便掐一点水边的野草野花,辽阔的茫野之气便在手掌停留许久。

很想一个人去陌生的地方,空荡荡地当个旅人,一个外人,空荡荡地温柔和沉默。

看到出生在海外的外孙女居然对传承了数千年的粽子文化情有独钟,不禁感到欣慰

## 人在海外思粽香

□顾泽文[澳大利亚]

每当端午来临,人们就会想起二千四百年前的楚国大诗人屈原。太史公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载屈原:博闻强志,明于治乱,娴于辞令。曾为楚国的三闾大夫,国家的栋梁之才。可惜怀王昏庸,不辨是非,听信谗言,弃屈原的治国良策于不顾,屡展贬斥屈原。遭受流放,穷困潦倒,屈原抱石自沉汨罗江中,以死明志。人们为了表达对屈原的爱国精神的景仰,把他的去世之日定为端午节,并以划龙舟、吃粽子等形式来纪念。

我在海外已经度过了三十三个端午节,由于少了大环境的氛围,也就缺乏了过节的热情,有好几次直到当天才知道端午节已到来。这次是一早就收到一位朋友发来的微信,一张热情洋溢的端午节问候图片,才知道端午节即将来临。

昨晚与太太仔细回顾了在海

成的,有时朋友也会送粽子上门。前天女儿带着外孙女回家,外孙女有十七个月大了,活泼可爱,已经会走路,还不会说话,但也会从嘴里蹦出几个字来。给她们端出加热了的粽子,外孙女出世以来第一次吃,一口又一口,津津有味。看到小碗里的粽子吃完后,她不停地用英语嚷“more, more”……看到出生在海外的外孙女居然对传承了数千年的粽子文化情有独钟,不禁感到欣慰。

记得当年家居上海弄堂里的石库门房子,楼上楼下,前前后后,住了几十户人家。端午节前夕,家家户户开始忙碌起来,洗粽叶、淘糯米,自来水龙头旁的川流不息,一天到晚忙个不停。从我懂事起,家里的粽子都是母亲包的,她老人家心灵手巧,擅长包三角赤豆粽和枕头粽,包出来的粽子齐齐整整,好

一切感觉都消失了,空虚、惶惑和一切紧张的情绪都随着河流逝去

## 冲过激流

□尹广

当我坐上皮划艇被人推到水流中后,我就开始后悔了。老赵万荣一条不知叫什么名的小河,碧水流淌,清澈见底,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旅客。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皮划艇项目,我也随大流地参加其中,忘乎所以的我没有考虑自己年逾六旬且做过心脏搭桥手术。

被推入水中的皮划艇,像一片随波逐流的叶子。我和同行好友一前一后坐在上面,而我又懵懵懂懂地坐到了把握方向的位置上。因为我们都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划皮划艇,不知道该如何操作。皮划艇像一只无头苍蝇在水面东碰西撞,最后撞上一块石头,被卡住不动了。就在我俩六神无主的时候,一名管理员涉水过来,先帮我们把艇拉入水中,然后他边说着什么边爬到我们的艇上,坐在我俩中间。我们听不懂他讲什么,但他的肢体语言中,领悟到大概的意思:“划左,划左,再划左,好,右划,右,划一下,右一下。”几个来回,划出了二三十米,管理员说了一句OK,就跳下艇。

我顿感艇轻了许多,但管理员不在艇上,我心里没底,手脚有些不太利索,节奏有点乱。好友鼓励我,刚才你划得不错,就按刚才那样做,少一个人多一份重量,应该比刚才好划。我深呼吸了几口气,又挥动着划桨,借着水的推力,左一下,右一下,左三下,右二下,皮划艇也好像跟我混熟了似的,比较听话地向前滑动。划着划着,我突然感觉两只胳膊越来越沉重,像灌了铅似的,两条腿也麻木僵硬,特别难受的是后腰像断裂一般疼痛。我不由自主地仰面躺在摇摇欲坠的艇上,对后面

的好友说:“我快崩溃了,船就交给你了。”好友哈哈笑了:“你这便是交代后事呀,放心吧,你好好休息一下,估计缓缓就没事了。”

“哗啦”一声,一浆河水浇在我的脸上和胸前,我惊愕一看,原是从身边超过的一艘皮划艇上一对外国男女游客的恶作剧。我条件反射地两手撑着艇舷,“噌”地一下直起腰,重新操起桨来。也许是精神刺激作用,也许是刚才躺了一会,身体疲劳得到缓解,我身体的肌肉不再那么僵硬,恢复了一点活力,皮划艇箭一般地驶向前方……太阳失去了颜色,

最重要的,不是每天几点起床,而是检查一下自己,你每天做的事情是有意义而不盲目的吗?

## 想起苏东坡的“雪堂”

充满幸福的人,一定是在每件细微琐事上精致、讲究、上心的人。相反,在一些小事上得过且过、敷衍了事的人,必定蹉跎一生。

因为我每天都是凌晨四点左右起床,而且坚持了几十年,最近一些朋友就把一篇《早起的人是可怕的》文章转给我看,意思是我的作息习惯契合了文章的观点。其实,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,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盲目,如果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,你再早起再勤奋也都是枉然。

所以,最重要的,不是每天几点起床,而是检查一下自己,你每天做的事情是有意义而不盲目的吗?

有人问我,什么是成功?我说,就是在他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走得很远。大多数人之所以不成功,关键是总在东张西望,总是朝秦暮楚,或总是走走停停,这山望着那山高,所以到了最后还停留在原点。坚定不移地朝着一个方向走,持续发力,不羡慕他人,你

高考真正的意义,不在于考了多少分,而在于它是人生的一场历练

## 高考往事

□雷亚梅

我是16年前参加的高考,至今仍经常在梦里刷题、背书、考试,梦中没有解答出来的难题,醒来后依然清晰地在脑海里回旋。

说起来,我的高考之路,并不算顺利。

初中时,我就读于家门口的乡村中学。大概是因为许多成绩优异的学生选择了去县里读初中,初中三年,我一直在全校名列前茅,一路驰骋,考入了省重点高中。

进入高中后,身边学霸林立。高一开学时,我一开口说英语,全班同学都笑了,巨大的落差让我无所适从。很快,我的学习成绩落到谷底。

那时,村里大多人在外务工,大部分女孩子初中就辍学,也外出打工补贴家用。选择了读高中的我,成了另类,村里的老人纷纷笑我是在浪费父母的血汗钱。青春的我,敏感而脆弱,莫名的负罪感如巨石般压在心头。

高三上学期,我在电话里委婉地向父亲表达了放弃学业的念头。电话那头的父亲愤怒了,对我劈头盖脸一顿骂,我并不记得他骂了些什么,但有一句活,我至今不敢忘记。父亲坚定地说:“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,你只要记住一点,只要你愿意上学,莫说砸锅卖铁,就是卖血,我也要供你上学,你上到哪,我供到哪。”

挂完电话,我的泪水夺眶而出,从此开启“卧薪尝胆”。

当我再次来到社区公园门口时,瞬间,巨大的喜悦淹没了我

## 一棵“失约”的大腹木棉

□何婉苑

社区公园里有一棵大腹木棉树,肚子大大的,像怀孕了一样。春天来了,菠萝树、芒果树、凤凰树、枇杷树、大叶紫薇、黄花风铃、桂花……都与大地一起复苏了。然而,那棵大腹木棉却没有返青,它似乎与春天“失约”了,枝干光秃秃的,枝头空空如也,它静静地伫立着,显得孤独而落寞。

每次经过它旁边,我都忍不住抬头看看它。月光下,它的躯体依然挺拔,树枝伸展着,呈现出一种静谧的美。夜色中,没有叶子的点缀,树枝劲直,轮廓清晰,仿佛是大自然用最简洁的笔触勾勒出一幅素描。风起时,它的影子在地面上轻轻摇摆,如同无声的旋律,在夜的宁静中回响。

“草木知春不久归。”为何它不归?生病了吗?有时我会停下来,贴近它,试图能听懂它的语言;有时我甚至会轻轻抚摸一下它,试图唤醒它;有时,我会盯着脚下厚重的泥土,试图感知我看不到的一切……也许,它正在经历一场蜕变,又或许,它在等待一场更大的雨?

谷雨前后,一连下了好几

场雨。我以为获得了足够“能量”,它很快就能恢复生机长出新芽。可是,一个星期过去了,半个月又过去了,依然没有任何动静!

去年冬天,它开过一场灿烂的花,如同燃烧的火焰,芬芳了整个社区公园。难道那场盛开会已耗尽了它的生命力?

转眼便到了五一小长假,一连下了好几场雨,然后便是立夏。

一天晚上,一个芒果在一场大雨后掉到了地上。朦胧的夜色下,再抬头看那棵大腹木棉,它有了一些变化,枝干似乎变得更加有力了,树皮似乎也变得光滑了。

又是一连几场大雨,有三晚没有去社区公园。然后,当我再次来到社区公园门口时,瞬间,巨大的喜悦淹没了我!夜色中,大腹木棉静静地伫立着,散发着柔和而无所畏惧的光芒!它的枝头竟然缀满了新叶!它们是那么的生机勃勃。更让我震撼的是,那被截肢的树杈处也长出了一簇簇新叶,像一个大花球,完美地覆盖了那个伤口!

我站在树下,久久地仰望这生命的奇迹……



荷风(国画)

□范淳奇